





沈氏學說卷之十三

樵李 沈堯中

諸子

六家

儒家

道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五行家

縱橫家

兵家

雜家

諸子

六家

史記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





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  
 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  
 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  
 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  
 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  
 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  
 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  
 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迂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  
 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  
 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  
 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  
 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



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別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斷飯土簋歠土釶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

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



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儒家

孔子家語劉向校定二十七篇王肅所註則有四十四篇皆當時公卿大夫及七十二弟子問對言語多見左傳大戴禮諸書其間宰中都相夾谷誅少正卯赦父子訟觀明堂觀金人觀歌器與天王狩于河陽諸篇真聖人之言也

荀子趙人著書數萬言如勸學論禮君道臣道等篇多合孔子韓愈稱其在軻雄之間但以性爲惡以善爲僞非諫諍傲災祥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與墨翟惠施同詆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與伊尹比干同譽意其爲人蓋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鮒撰鮒字



子魚魏相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爲魯國文通  
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  
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乃  
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  
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  
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  
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  
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  
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大率子上以上  
多所假托子高以下俱有根據至于詰墨一篇足  
訂千古是非

賈子漢梁太傅雜論治道國體經學胎教共七十  
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釐  
爲數篇又失定取舍一段不若史書所載但史書  
內又少長太息一今攷篇中銅布于下尾有長太  
息句足補史書之缺姑錄于左○銅布於下爲天  
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  
石鉛鉄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  
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  
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饑



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  
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  
止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  
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  
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  
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  
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  
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  
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  
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  
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  
則官必富而未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奔財以  
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  
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有功今顧退七福  
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董子著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其  
說春秋爲詳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王道離合根  
立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  
全書疑從人掇取策語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



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爲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爲鉅儒矧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繁露者古之晁旒似露而垂若曰春秋之綴辭云耳

楊子太玄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有首衝錯測摛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解剝玄體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文如文言摛瑩規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耳

鮑氏曰太玄倣焦京卦氣而作

邵子曰洛下閎改顓帝歷爲太初歷楊子雲准太初而爲太玄其去易道遠矣

楊子法言凡十三篇撰此以擬論語復爲序贊以發其意然自得者少

文中子名通字仲淹嘗續五經其言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見後王之失程子有言王通隱德君子也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而近



世王陽明氏亦以爲續經未可盡非有更覺良工  
心獨苦之語嗟乎仲淹生於魏晉佛老之餘能挺  
拔流俗講明聖學毅然以師道自任固豪傑之  
士而聖人之徒也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著太極圖其言曰無極而太  
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  
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  
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而總結之  
曰成易也斯其至矣說者以爲是圖乃繫辭易  
有太極之註疏也是誠然矣時程珦使二子顥頤  
往受業焉

張子名載字子厚著西銘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大臣其  
家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  
幼其幼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  
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賢也樂且不違  
純乎孝者也程頤嘗言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  
前聖所未發

邵子名雍字堯夫先天之易尚象而不尚辭觀物



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爲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爲十六位圖太極圖既濟陰陽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諸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兌離震居左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爲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上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其斜行則泰損既濟益恒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生物也又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



處圓圖申位謂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  
交地而生生不息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  
陽各從其類也夫圓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  
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附  
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  
圓圖其作用大畧如此至論元會運世一元有十  
二會每會計一萬八百歲一元總十二萬九千六  
百歲堯舜時在巳會之末得天地之中數竊恐堯  
舜以前年歲未必若此之多况開物成務始于伏  
羲其氣象似在寅會若與堯舜同在巳會則前此  
寅卯辰所生聖人當有建明抑何寥寥也且十二  
世爲一運十二運爲一會十二會爲一元安知無  
十二元爲一大元乎是以學者多疑焉

### 道家

老子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號曰聃仕  
周爲藏室史吾夫子嘗問禮於聃歸有猶龍之歎  
周室旣衰老子西游將出散關關令尹喜知爲異  
人彊以著書遂有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  
終林希逸氏曰老子之書皆借物以明道或因時  
世習尚就以喻之讀者但以其借喻皆爲指實未



免有所貶議若研究推尋得其初意真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旦暮遇之也本朝宋景濂氏曰聃書所言大都歛守退藏不爲物先而一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廣故後世多尊行之如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疆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聃亦豪傑士哉薛君采氏曰老子之書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古者叙六家而謂之道世顧目之爲異端過矣道者修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



皆予所未喻也

關尹子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啓以著書因去  
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  
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字至九藥蓋徐  
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  
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  
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  
事得之第文不類爲可疑耳間讀其書多法釋氏  
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爲智一  
息得道嬰兒蒞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

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託之與然其文  
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窾所謂讀之泠泠輕  
輕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象先之徒尊信  
如經豈誠有所契驗哉其目一字字者道也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三極極者尊聖人也四符符者精  
神魂魄也五鑑鑑者心也六七七者食也七釜釜  
者化也八籌籌者物也九藥藥者雜治也于文意  
多不合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唐徐靈府註俱十二篇暹謂  
文子姓辛名鉞葵丘灘上人其辭一本老氏蓋道



德經之義疏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故柳子厚以爲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或然歟其言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荀子取之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黯取之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明德后取之用兵有五有義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魏相取之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董仲舒取之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班固杜甫韓愈取之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孫思邈取之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陸抗取之欲治之主不世出王吉取之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枚乘取之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霍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鄭昌取之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班固刑法志取之人之將疾必先厭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越絕劉子取之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何休注公羊取之又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皆見



此書其見於列莊淮南子者不可縷數

列子鄭人名禦寇莊子多稱其人并取其說必有道者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蓋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其靜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愛身自利類楊朱故書中有楊朱力命二篇迂怪尤甚疑卽古楊朱書而後人勦附之者劉向謂非一家之言信矣若其言事簡勁宏妙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

莊子蘇子曰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皆寓言也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而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



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  
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  
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  
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  
譚子宋景濂氏曰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終南山  
隱者譚峭景升著齊丘竊之耳其云能得一者天  
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  
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  
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  
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

### 墨家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墨翟撰按墨子生於孔子之  
後以節用兼愛爲道自漢賈誼過秦論卽孔墨並  
稱余甚怪之至唐韓退之讀墨篇謂道與聖人相  
爲用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益又疑焉則孟氏所爲  
深闢之者誠過與近得墨子全書讀之始知墨之  
道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動天下  
之人天下尊而信之不在孔氏下當是時莊列申  
商蘇張之學同時蠢起孟氏不之深辨而獨取天



下之所尊信者闕而絕之固所以防其流也  
晏子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  
之皆非也竊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  
晏子以儉名于世故墨子之徒爭著其事以增高  
爲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  
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  
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  
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  
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其言不若是  
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  
書者墨之道也

### 名家

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  
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  
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  
警者爲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  
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  
無窮之辭亦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



嘗有言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爲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爲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盖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折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爲先矣今則彼爲堅

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狗名責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撻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狗名責實爲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



賤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狗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爲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爲永嘒也哉鄧析鄭人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

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出於申韓之學傳者乃曰歛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嗚呼春秋以來列國綦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欄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歛之過亦鄭之福也

### 法家

管仲穎上人旣相齊通貨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



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事尤  
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人采掇行事  
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  
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爲預載之也周氏  
涉筆曰管子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名法  
處過於餘子他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  
雖然觀物必於所聚文子淮南聚衆詞各成一家  
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  
者焉

黃震曰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  
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多傳  
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  
子政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  
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者也大匡之要曰  
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仲諫不可公不從二  
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  
祿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  
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  
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



從魯果劫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行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命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矣若輕重篇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伐



菹薪冬煮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國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爲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也樹枝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弓弩多



匡軫則下令聘鵠鷓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  
士無匡軫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  
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  
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  
其術以殘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卽以  
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  
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  
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  
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  
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饑歸

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  
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  
而爭應之民旣饑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  
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  
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  
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  
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  
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爲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  
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  
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



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也

商子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貞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

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許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

慎子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謬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正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



天下爲天子也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怨之所由興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鈎非以策鈎爲過于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自古論王政者鮮能及此

韓非子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于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干韓王韓王不用乃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李斯自以爲不如忌之譖于秦王下吏使自殺太史公論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皆原於道德之意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至謂君臣父子夫婦之間舉不足以相信其殺身宜矣然而善持議論文辭瓌瑋奇古國語左氏之亞也是焉可以其人而廢之哉書凡十二卷今所選者十之五

### 陰陽家

騶衍齊人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



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  
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  
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  
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  
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  
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  
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  
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  
親之施始也濫耳

### 五行家

劉向傳洪範初一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土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  
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修宮室飾臺



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  
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洪範初二曰敬用五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  
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舒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傳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  
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鷄禍時則有下體生

上之病時則有青青祥唯金沴木凡六沴之作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  
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  
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言之不從  
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  
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  
時則有白青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恭  
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  
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青赤  
祥惟木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



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  
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  
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  
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  
腹之痾時則有黃青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皇之不極是謂不達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  
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  
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  
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  
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  
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  
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  
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恒雨爲狂爲  
惡也况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卽素問所謂陽明厥  
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  
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  
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



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從橫家

鬼谷子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  
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  
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  
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  
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易之神也一翕一張  
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  
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  
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

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  
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  
有之列於縱橫家其內篇捍闔反應內捷抵巇飛  
箝忤合揣摩權謀決符諸篇固已奇矣其外篇盛  
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熊  
散勢法鷲鳥轉圜法猛獸損兌法靈著則又奇矣  
今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  
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  
其辭亦卓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者  
不亦幾乎



兵家

孫武七篇大要舍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智術相高氣驅力奪其言曰兵者詭道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又云兵聞拙速未覩巧久智將務食于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故殺敵者怒也又云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全軍爲上破軍次之故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戰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又云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又云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又云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又云善用兵者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



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而又以火攻用間終焉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首禍也

尉繚子五卷六國時魏人所撰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而又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是其說雖未純王政亦能窺兵之本統者乎或者謂其重刑諸令皆嚴酷苛暴道殺人如道飲食常事又何其刻深少恩也則其說自相背戾矣余意尉繚子蓋談兵非用兵者故其說屢變而不一未足爲怪噫古之仁人用兵猶不得已其可易於談兵者哉

吳子高氏子畧曰讀吳子其說與孫武不侔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一切戰國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武侯浮西河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實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脩舟中之人盡敵國也君子猶有取焉



范子貞元中馬總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  
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  
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爲人有內無外狀貌似不及  
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知著其志沈沈不肯自顯  
天下莫知也曰計然時遨遊海澤號曰漁父范  
蠡請其起王計然曰越王爲人鳥喙不可與同  
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皎然可見裴駰註史  
記亦知引范子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  
陶朱成術於辛文正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  
善註以爲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  
李暹註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  
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子  
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  
只載其叙計然及它三事云餘並陰陽曆數故不  
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  
子計然十五卷註云范蠡問計然荅列於農家其  
是矣而今不存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曰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  
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畧爲是蓋傳之者誤  
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



百六言上有祕誠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  
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  
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  
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  
於世書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  
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  
高帝侯雍齒矣書曰夫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  
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于  
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  
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  
嗟夫遺糟棄滓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  
用之深而造之者乎

雜家

呂覽秦呂不韋撰不韋相秦致辨士厚遇之使人  
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爲備天地古今萬物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暴之  
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之時  
人無有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天  
台方氏曰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



不謹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名後世况人君  
任賢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節喪安死篇  
譏厚葬之弊勿躬篇言人君要在任人用民篇言  
刑罰不如德禮達鬱分職篇皆盡人君之道切中  
始皇之病非知幾之士孰能爲之哉

淮南子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  
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  
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高氏子畧  
曰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  
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  
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季尚左吳田  
由雷被毛被五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辨謀  
出奇馳雋以故其書駁然不一然文字殊多新特  
以爲字中皆挾風霜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  
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者

大哉道乎靡所不包靡所不貫百家殊方異流同  
源盖于易見之革象治曆明時陰陽家也師象容  
民畜衆兵家也同人象類族辨物名家也噬嗑象  
明罰勅法法家也大畜象多識畜德儒家也損象  
懲忿窒慾道家也小過象行過乎儉墨家也其他



網罟耒耜之類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後世局曲之見是此非彼黨同伐異日相乘而不已吁亦陋矣





